

校园档案

彭京宜 著



虽然先是读书后是教
书然后是管理,虽然先是中
学后是大学然后又离开了
大学,虽然先在湘江河畔后
在云贵高原最后又到了天
涯海角,变来变去,就没有
变出校园去。我的足迹大都印在绿荫下那片松软的土地上。

南海出版公司

迪
斯
尼
的
童
心



喜
满
香
江

作者简介

彭京宜,男,1956年生,湖南宜章人,大学文化。长期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工作之余每每忘情于笔耕。主要著述有《演讲七诀》、《法律语言学》、《现代汉语》、《法律语用教程》等7种,另有论文、随笔、散文、小说等百余篇见诸报刊。为中国修辞学会理事,海南省社科联委员,海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海南省青年写作学会会长。系全国优秀教师和政府特贴专家副教授。现任海南省政法干部学校校长。

序

韩少功

京宜长期就职于教学岗位,是语言方面的行家,对语言艺术特别有兴趣、有敏感、有研究的心得。这本集子展示了他在语言理论方面的潜心探讨,又以“校园档案”系列为代表的小说文字,还有天下事儿女情诸多选题下的散文文字,呈现了他在语文实践方面的实绩。对于语言,他既有冷静的远观,又有忘情的投入。他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不是那种只能坐而论道的场外教练——而这是文科教学中常见的毛病之一,是人们对汉语言无限风光真正接近的重大障碍。

读他的作品,当然还谈不上是读语言经典,但其中不少生动有力的语句仍让我不时怦然心动。很多贴切而精微的描摹,准确而奇妙的比喻,大张大弛疏密有致意趣天成的句式,有效传导着作者情感和思想的奔流。读者不难从中读出优秀典籍的遗存,民间素材的跃动,更重要的,是作者捕捉和把握现实对象时丰富的语言想象力。古人在论及语言艺术时说:师物不师人,师心不师道(袁宏道语)。语言的力量固然离不开对前人和他人语言成果的继承和借鉴,但创造不是硬搬,也不是组合,最要紧的是言从物生,言随心出,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坚持妙语直契而自成气象。京宜在这方面的成熟和觉悟,已使他的文学尝试刚一出手,就与时下充塞媒体

的大小文匠拉开了足够的距离。

当然,若作些坦诚的挑剔,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似乎少了些语言的神采,而他的小说尽管在造型、结构、节奏方面有不俗的表现,但大体上还属于质朴的素描,多少有一种练笔的性质,总体立意上还缺乏某种瓦解人们既有阅读经验的革命性力度——这也导致了他的语言潜能还未能得到一个更理想的发挥空间。好比战术的胜利,未能在相应的战略舞台上得以充分放射光彩。总体立意是一个较为专业性的问题,一个常常令成熟作家也万分头痛的问题。我不以为这方面的挑剔对于一个作家的头一本集子来说是合适的,也不能断定我的挑剔合乎实际,但京宜与我相识于海岛,君子之交,不拘礼套,互教互学,我的直言和高要求对于我们的交流来说,也许是增设了又一个有益的路标。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家园。京宜先生的家园是一片金光灿烂的丰收,在这个世道大变人心动荡的 90 年代,在这个到处飘洒和积存着热带阳光的天涯海角,他是有家可归的幸福游子。

1997 年 8 月于海南岛

目 录

序	韩少功(1)
校园档案	
侯棍儿	(3)
老头子	(8)
何去从	(13)
七情六欲	(18)
作假弄真	(23)
赵子专	(30)
你替我争了气懂吗	(35)
泰勒小姐	(39)
家风	(44)
老费	(48)
夏情	(55)
大老谢	(59)
小老谢	(64)
如烟岁月	
婆婆的骂	(71)
关于家的问题	(74)
我家有儿初长成	(78)
一不小心就成歌唱家	(81)
扼住时间的咽喉	(84)
泡沫	(87)

有朋自西方来	(90)
写作新概念	(93)
庐山恋	(96)
小平您好走	(100)
港姐儿	(102)
迪斯尼的童心	(106)
曼哈顿的爷们	(109)
旧金山速写	(112)
夏威夷海韵	(115)
平壤印象	(118)
小叩话门	
快速组合	(123)
切题与超旨	(126)
给哲言穿上盛装	(129)
依傍成章	(133)
名声是“吹”出来的	(136)
“无害宣泄”四法	(139)
换位组合	(142)
对立与幽默	(145)
读书随想	
读红札记	(151)
《红楼梦》巧缀赏析	(157)
“能愿”还是“能应”	(162)
关于“适境”	(166)
关于“保守”	(174)

关于“向心”	(184)
吉提论	(192)
慎独论	(202)
写作方程式	(205)
高山未仰止	(211)
法律语用学断想	(218)
后记	(223)

校园档案

侯棍儿

关键时刻的表现

那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分房活儿。侯棍儿与老革命的那个吵啊，唾沫如同炮弹一般。一套房，两家人，侯棍儿为别人吵，老革命为自己吵。老革命是抗美援朝出身的校医，天经地义要得房，更何况，那对手只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不算知识分子，照什么顾？但侯棍儿不依，工农兵学员怎么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也是骨干，骨干就要用，用就要分房。有意见，上厕所提去吧。

于是，无房的我住了新房，有房的老革命仍住旧房。我住了新房好高兴，侯棍儿却被人骂得死无葬身之地（意即死了以后没有住房）。

简历

侯棍儿真名侯成功，大学本科毕业，政教专业，出生于40年代末，或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学生时代经历不详。到子弟中学以后的10年，情况就简单了：一本书，一套衣服。一本年年如此的政治书，哲学政经社科时事；一套天天如此的中山装，黑的灰的蓝的黄的；每件

衣服都似乎短了点,每条裤子都似乎长了点。

说年龄,他是小字辈;说官衔,他不过教导处副主任。可他是大家的主心骨:新老师来,第一个来看望的是他;发奖金不公平,大家找的是他;分不到房的人只骂他;课外活动大家聚在球场打打篮球排球什么的,也总等着他;罗校长入党,大家猜着了介绍人就是他。罗校长的外号老头子,就是他一锤定音的。其实大家私下早就叫了,只是不敢当面叫,直到罗校长入党的那次支部大会,侯介绍人才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叫你老头子是表示尊重,就接受吧;第二,要抓住时代的脉搏,那些先秦寓言神话离骚牢骚等等,有什么用?出10本书,上英国名录,又有什么用?抓不住时代脉搏,就是白搞,就是凄凄惶惶,就是老婆也找不到,有了老婆也会跑掉,这意见仅供参考。

我从北京进修两个月回来,他说第一件事顶重要,拜访新书记。我于是去,路过语文组,顺便进去打打招呼,北京寒,湖南热,便寒暄和热暄起来。寒暄热暄以后,才去书记室,新书记极温和,谈话无寒无热,如坐春风。走出书记室,侯棍儿脸上却下霜雪,书记等你半小时你知道吗?这是第一印象你知道吗?那些个人你提前招什么呼?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你懂吗?要懂得抓脉搏。他边说边把教材备课本甩在我桌上,愤然而去。

他的骂很厉害,但多数人服骂,不仅服骂,而且用他的话去骂人,被骂者仍然服骂。骂不是爱,但表示爱,成了吉祥的信号。就像诺亚方舟上放出去又飞回来的鸽

子,衔回了橄榄叶,橄榄叶不是和平,但表示和平,所以今天人们仍用放飞鸽子表示和平。乌鸦则不然,当年从诺亚方舟上飞走而不归,所以表示不祥和背信弃义,至今还是罪鸟。

业务水平

他讲课总是赤手空拳,带一支粉笔或点一支烟,眼望着前方,絮絮说去,娓娓道来,大范围地踱着步子,大幅度地手之舞之。随时可以提问,有问必答,回答问题总是简单的一句或纷繁的3条,清清楚楚,清清爽爽。讲到激动处,常常开怀大笑,那一颗假门牙就噗地掉到地上,教室便哗然;或者把香烟当粉笔,在黑板上划出许多烟丝来,教室又哗然。他主动回避的那些民意测验,学生写得最多的一句是,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他连续当10年班主任,年年优秀,班班先进,他说诀窍就是遥控,用学生干部,不要什么玩意都去插手。遇到小事,他喜欢说这个我不管(学生初听到眼睛直发愣);遇到大事,他把学生干部叫来,或先开会,后个别谈,或先个别谈,后开会,他找学生个别谈话最上镜头:忽而高声,忽而低语;忽而春风,忽而秋雨;忽而远隔一米,忽而勾肩搭背;有时短如闪电战,有时长如马拉松。学生一个个领命而去,无限神秘;捷报一张张频频传来,他无限平静。他说很要紧的是这个静。

他真的平静。教师要调走,领导来挽留,他平静地说要是咳血那阵来看看就好了;北京政治风波过后,上

面领导来查下面领导的问题,他平静地说游行那阵来查就好了,你们那阵干什么去了?有人骂他死无葬身之地,他平静地说关键是活着的时候要有房子住,尤其是教学骨干,应当住宽点。

关于他的外号

侯棍儿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呢?

概括起来有3条理由。一是因为他瘦,瘦得皮包着骨,当然就像棍子了;二是因为他硬,认准了理儿死不回头,不弯不折,棍儿一般;三是因为他偶尔也打人,打的还是闷棍儿。那一回樊老师调福建,清点公物时少了一把钢丝钳,领导说算了算了,几块钱的东西,可他说几块钱的东西,怎么能算了呢?不交物,就扣钱,不扣钱,不放行。樊老师是老实人,与侯棍儿交情不浅,哪里想得通呢?交罢钱来,屈莫大焉,逢人就骂,逢地板就跺脚: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8年的最大收获,就是看透了一个人,好像以前的7年零300多天,他一直患着眼病什么的。

政治才干

还记得他由教导处副主任一下提到教委主任的艰难,刚刚有点风声,告状信就随风飘起。问题都是很吓人的:一是政治问题,他反对毛主席提倡的启发式,大搞填鸭式,蒙蔽幼稚的学生,有文为证,学生在作文中说填鸭式怎么了侯老师的填鸭式不是很好吗,这多危险。二

是经济问题,那些外聘老师的课酬,他一人经办,天知道发了没发,发了多少呢?三是作风问题,他最喜欢跟女青年打排球,最喜欢找女学生谈话,一谈就是个把小时,尤其那个姓熊的女孩,跟他关系极不正常。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催。好个侯棍儿,反而出奇地静,只在支部大会上说了几句,他说嫉妒不是中国的产物,西方也有;不是今天的产物,过去就有。《后典》里说,伊克亚他拿城里的美女撒拉,结过7次婚却依然是个处女,7个男人均在与她合欢之前,猝死洞房。因为恶魔阿斯魔得看中了她,谁要与她结合,他就把谁杀死。严格地说,阿期魔得不是为了占有,而是因了嫉妒,这嫉妒造成7人冤死,剩下一个冤活。我们顶多算冤活,有什么呢?他平静地笑。

他平静地坐上了教委主任的交椅。

他说他没有三板斧,只有一把裁纸刀。那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老师请调,请调信像雪片样飞到他手里,他把校长们召来,厉声问房子孩子妻子位子票子脑子的问題,问得大家直冒冷汗;然后召开教师大会,柔声宣布一条新规定:凡请调者,3月内要办理调离手续,否则停工停薪。他的瘦手一挥,从此请调信不再飞来。

奖惩记录

未受过任何处分和奖励。

老头子

自然情况

罗宽大,男,1930年生,湖南某县人,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执教于湖南省长沙市某高校。讲古典文学,也讲毛主席诗词,讲得那个熟透哟。北大,是他时时引以为荣的母校;文学,是他处处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前程,俨然如五一路一样,宽敞、笔直、挂满彩旗、飘起彩球,从起点一直通到终端。那世道直好,他只需左胳膊夹上《古文观止》或《毛主席诗词》,右手拿支粉笔或点支香烟,就可以走遍长沙,走遍湖南,甚至走遍中国。

历史情况

夜深人静,他再一次读罢《楚辞》。随着飘起的烟圈儿,双眼眯成了一条缝,今生遗憾只一条,出生成分不由己,他也有忧,但只此一忧。“文革”歌声此起彼伏,终成嘹亮高亢浩荡。他这一忧也如烟圈儿慢慢放大,逐渐扩散。

他忧得有理。很快他就被划入夹起背包走路的一列:到农村去,到工矿去。一扎9年。此期间无重大问

题,从略。

现实表现

9年以后,我以工农兵大学生的雄赳赳和气昂昂,与这位双鬓开始花白的臭知识分子,晤面于一所矿山的子弟中学。他以老语文老师的身份,欢迎我这位新语文老师,我们的办公桌并在一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莫名其妙:才一周嘛,就从我的桌上拿走了三支点水笔,拿了,又丢了,丢了,还问我:小彭,你拿我的点水笔没有?喂,你究竟拿了没有拿?周末总结会上,他向语文组组长说,这小青年确实不错,就是有点不拘小节,比如点水笔,嘿嘿。说完了还宽厚地一笑。

这宽厚的笑,伴我度过了最初的那些岁月。那时节还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没有歌舞厅,也没有卡拉OK。在那所古庙般的学校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去罗老师家侃两个小时。他家有3间房,一字儿拉开,房房相通:第一间是他的书房兼卧室,第二间是3个孩子的卧室兼做作业的地方,第三间是会客室兼猪菜加工室,这儿从早到晚都嘹亮着剃红薯藤的美妙声音,宣布着罗老师像身材一般瘦削的工资不够份儿。他的妻子的文化够不到他的腰间,但她每年养的两头肥猪,一头令罗老师的身材黯然失色,另一头令罗老师的工资干瘪又皱巴。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菜刀在砧板上跳跃的声音,一边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正谈到赵武灵王改车战为马战,掀开战争史上新的一页时,他小儿子的作业本也撕下了一